



360行

法理之外

□黄必良

律师楼外的暮色渐浓，街灯次第亮起，将行人的影子拉得老长。我坐在陈律师对面，看她从堆积如山的卷宗中抬起头来，眼镜片后的眼睛因长期熬夜而泛着红丝，却依然清澈有神。她为我斟了杯茶，茶水在杯中打了个旋儿，犹如她口中即将展开的故事。小陈父亲早逝，母亲靠裁缝活计维持生计。年少时，小陈想成为一个“能讲道理的人”，后来，她成为一名执业律师。

处理的第一个案子至今记忆犹新。一位老人，黝黑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沟壑，粗糙的双手捧着一纸合同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泥土。他被一家种子公司欺骗，买下的假种子导致二十亩稻田绝收。老人不识字，合同上的条款于他无异于天书。小陈轻松地找到了合同中的漏洞，却在开庭前夜接到老人电话：“陈律师，要不……算了吧？那种子公司的老板是我远房表侄……”她愣在电话这头。

最后案子还是和解了，表侄赔了一半损失，老人握着小陈的手千恩万谢，她却感到一种莫名的无力。法律给出公正，人情却打了折扣。

真正让她对律师职业有全新认识的，是三年前的一起遗产纠纷案。姐妹二人为争夺父母留下的一处老宅对簿公堂，卷宗里满是房产评估报告、遗嘱鉴定书。姐姐拿着父母临终前写的字条，妹妹握着公证过的遗嘱。从法律层面看，妹妹胜算更大。

但第一次调解时，小陈注意到了细节：姐姐总摸着腕上那根褪色的红绳手链，妹妹的手机壳里塞着一张发黄的全家福。第二次见面时，她没急着谈法律，而是泡了一壶茶，请姐妹俩聊聊老宅院子里的那棵枣树。

茶凉了又续，续了

又凉，直到她们在茶汤里看见童年的倒影。

奇迹般地，两个小时后，姐妹抱头痛哭。原来姐姐舍不得老宅，是因为那里有她早夭的孩子的记忆；妹妹坚持要房产，是想留住父母生活过的痕迹。最后她们达成协议：老宅出售，款项捐给希望小学，姐妹共同在老家院子里种下一棵新的枣树。新栽的枣树苗在夕阳下颤动，像极了她们修补中的亲情。

小陈轻抚着茶杯边缘说：“生活计较的不只是对错，还求一份心安。”

新世说

“怼人”不如修心

□马俊

我觉得无论是哪个年纪的人，与其苦练“怼人术”，不如学会“修心”。君不见人际交往中，哪个说话尖酸刻薄的人是受欢迎的角色？一个人没有良好的修为，而嘴巴上面得理不饶人、没理搅三分，注定会被大家厌恶。有时在网上刷视频，会刷到“林黛玉怼人话术”之类的内容，不由很想发问，难道林黛玉这一经典的艺术形象只是善于怼人的代表？

有句话我们都知道：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其实在人际交往中，无技巧才是最大的技巧。如果你仔细观察就

会发现，人群中最受欢迎的人往往是那些宽厚善良的人。他们不逞口舌之快，不会靠怼人压制别人，即使有理也从不会咄咄逼人，反而会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，态度谦和，适当退让，给别人留余地。这种做法可谓大智若愚，给别人留余地何尝不是给自己留余地？老子说：“善者不辩。”

一个人想要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，最应该修心。跟别人打交道，难免有时被冒犯，或者有意见不合的时候。此时如果不假思索地怼人，即使事后努力去弥补，那道划痕也难以消除。好好修心，消除自己内心的冲动和戾气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少说一

月光如水照我归

□涂国芳

影婆娑，冷风飕飕，我顿时脊背发凉，汗毛竖起……

我顾不得害怕，沿公路一口气疾走到街道。大约是午夜时分，人眼没有一丝灯光，人们已安然入睡，有谁知道我这位不速之客经过此地？

接着，我走一段公路，爬一段古道，盘山而上，终于到达新岭格。公路旁有几间农舍、几根毛竹引来清澈的泉水，我坐在一块光滑的石板上，一口山泉水、一口香饼，慢慢吞咽。

开始下山了，我选择走一条旧公路，路途不太长，却有几分神秘趣味。路边是一片绿油油的竹海，五六年不通汽车，茂密的竹枝几乎垂到路面。银白色的月光被茂林修竹所遮掩，夜风一吹，时隐时现，旧公路变得斑驳陆离，有

几分瘆人。我徐步缓行，隐约听到野兔咀嚼草叶的啧啧声，穿山甲挖洞的沙沙声，长尾雉在竹枝上呢喃的咕咕声……为了压制走夜路的恐惧心理，我不管不顾，突然放声高歌，先唱一首当时最时髦的《红梅赞》：“红岩上红梅开，千里冰霜脚下踩。三九严寒何所惧，一片丹心向阳开……”我一开唱，众生灵缄口，可能被我的歌声吓住了。我又勉为其难地唱起《珊瑚颂》《打靶归来》……似乎唱上了瘾。

一声公鸡啼叫，远近阵阵鸡鸣，接近凌晨了。我过了一村又一村，眼前屋舍俨然，溪水潺潺，这里是我读初中的母校所在地。挂在天

茶烟起

□赵郭峰

残迹了，细看，石阶残缺不全，石面却光滑，隐隐透出宋元时期余韵。

记得昔日工作中，曾听一位侨亲多次讲过，那时许多先辈挑着茶叶、食盐，一步一步艰难跋涉，在山里山外往复。如今，古道边那被无数草鞋踩亮的石阶，就有当年岁月留下的印记。

一路上，偶见碑石，上面镌刻的字迹有些已经模糊，那是当年海外华侨捐资修路造桥的记载。那时下南洋的安溪人，凭着勇敢坚韧拼搏，攒下血汗钱后，便急忙汇回故乡，造福后人。那时山风重重拂过，林草摇曳，仿佛当年先人负重前行的喘息声，叩击着我们的心弦。

翻过一道山梁，就是“回头峰”。只见峰顶巍然高耸，峰名寓意深长：当年人们背负沉重行囊，行走到这里，总

要驻足回首一眼故园，山下村舍炊烟袅袅，犹如生活恒久的颤动，之后，又得咬紧牙关，踏上遥远前路。

半山腰处有位制茶师傅，他的工坊中，总是茶香弥漫。他制茶20多年，一双粗糙的手掌上，裂口纵横交错，像是时光以艰辛刻下的文字。

“茶有骨，人更需有骨气。”这是这位茶师傅的心声。他那满是烫痕的手掌每一次摇动，都宛若在揉搓着山中风雨，提炼着岁月筋骨。是的，那荒野茶香能入魂，因根叶脉里，绷紧着硬气和精神。

不仅仅是那些挑担人和诸多茶农，闽南人基因里头似乎天生携带着一股不屈不挠的韧劲，在土壤中生

摇“乌篮”

□林建南

摇，一边哼着摇篮曲“摇星星，摇月亮，摇到牛郎织女来相见……”很快止住孩子的哭闹，哄其在歌声中入眠。在乡下，大人们要下地干活，没时间陪伴幼儿，会把幼儿喂饱后，放在鸟篮中躺着，再交代大一点的孩子或家中的老人来摇鸟篮，一直到大人收工回家。

还是小孩的时候，我就听母亲讲过，家中的这架鸟篮是从我太爷爷时代传下来的，摇过爷爷、父亲以及伯伯、叔叔，摇过我们兄弟姐妹，也摇过侄儿侄女们。这架鸟篮历经几代人的摇晃，居然没有被摇坏，足见当时的工匠手艺是多么了得。当然，竹编的

鸟篮上，有好几处修补的痕迹，新旧颜色差异仍比较明显。这种“新篾（竹片）插旧篾”的补痕，看起来有点滑稽可笑，但结构上还是相当牢固的。

记得上小学的时候，有一次，几个同学到家里玩，因为当时确实没什么好玩的东西，大家就把这架鸟篮当做游戏的玩具，每个人轮流坐进鸟篮，其他人有的负责摇晃，有的负责唱歌，都是学校里老师教的儿歌，一首歌结束后，换另一人坐进去。唱歌的人唱得用心，摇鸟篮的人摇得起劲，起哄的人喊得震天响……正在我们狂欢的时候，母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，她一看这情景，

这些年来，她见过太多人生悲剧：离婚官司里挽回不了的是青春，工伤索赔背后是一个家庭顶梁柱倒塌的绝望，合同纠纷中藏着小企业主半生心血付诸东流的遗憾……她渐渐学会在法条之外倾听，在证据之间感受。她的办公室抽屉里珍藏的不是胜诉判决书，而是当事人寄来的照片：抱上孙子的老人、重整旗鼓的工厂、破镜重圆的夫妻……

她说：“当我在法典里迷路时，总能在人性的北斗中找到方向。”

窗外已是万家灯火，陈律师起身整理文件，准备赴下一个约。我看着她西装领口别着的那枚枣木胸针，是那对姐妹寄来的谢礼，忽然明白：正义有法典可依，但善良没有标准答案。法律最初的意义，从来不是冰冷的判决，而是滚烫的生活本身。



没有完全快乐的人，但有想得开的人。

麻辣烫

□郑桂云

这一个月来，我都在和荨麻疹作斗争。

从小到大，我都是敏感肌，皮肤经常莫名其妙长红点，有时是星星点点一小粒，有时是一个个红色小泡泡，有时是一块块红斑点，每次痒的时候，涂点药膏很快就好了。

一个月前，我的脸莫名其妙红肿起来，奇痒无比，刚开始，我并没放心上，拿出药膏，以为像往常一样涂抹几下就可以痊愈了，可后来不仅没好，居然连眼皮都红起来。痒的时候，我忍不住去挠，越挠越痒，最后眼睛像两个被吹大的圆球，奇丑无比不说，连眨眼都困难。夜里也会被痒醒，痒得我心烦意乱，一顿乱抓，结果第二天早上，照镜子一看，天，妖怪！我被镜中的自己吓得面如土色。

我吓坏了，这是要毁容的节奏吗？当天便火急火燎奔赴医院，医生说是荨麻疹，给我挂了点滴，开了药，当天就消肿了，脸上和眼皮的红点也逐渐消失。

我暗自欢喜，想着从此可以“高枕无忧”，好好投入工作之中。不料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，才不到五天，我的皮肤又出现问题。

这次更严重了，不是在脸上和眼皮处，而是在身体各个地方。我的手像风雨中不受控制的枝条，颤抖着，克制着，最终还是没忍住，伸出手去挠。

我再去医院就诊，医生让我抽血，诊断是皮肤炎和荨麻疹，这次他没让我打点滴，就开了药，内服外用都有。刚开始，还挺见效，大腿的皮肤恢复了，我开心得合不拢嘴，可开心不过三秒，没一会，手臂又痒了，我整个人都要崩溃了：荨麻疹啊荨麻疹，你这是在进行“迁移大法”吗？求求你，放过我吧！就这样，我隔两天就去医院复诊一次，来来回跑了好多趟，结果都没根治。

无奈之下，我只得和它相伴相随，不痒的时候专心做点自己喜欢的事，痒的时候感觉天翻地覆。可恶的荨麻疹疾风骤雨般扑面而来，弱小的我只能慢慢被它消融，成为它的“手下败将”。我不停拧盖子，不停挤出药膏，一阵痛快淋漓的涂涂抹抹，让冰凉的软膏暂时治愈我。

每到凌晨三四点，月色朦胧，夜风轻柔地吹着，万籁俱寂时，睡意正浓的我被痒醒了，心头燥热得很。望向窗外，黑暗中的星星都在对我怜悯，显得比平时黯淡许多。屋内家人们在甜美地酣睡，羡煞我。我拧开灯，从桌上取出棉签和药膏，挤出一团又一团的药膏，往身上涂抹，很快，药膏就被用掉了一半。如果痒得特别厉害，我也顾不上淑女形象，暴力挤出药膏，此刻药膏如山洪般喷涌而出，我直接用手涂，涂完药膏后，只觉得浑身清凉，本以为可以安心睡觉，没想到没躺一会儿，荨麻疹又再次发作，朝我发起进攻，我败下阵来，再次起床涂药，这样反反复复好几次，待我有了睡意，迷迷糊糊刚睡着时，又被痒醒了，“啊啊啊……”我忍不住仰天长啸。

其实，生活有时就是这样，像突然得了荨麻疹，痛苦和不安不停折磨你，让你寝食难安，痛不欲生。与其不停抱怨，不如调整心态，想办法治愈，在与“痒”共处的日子里，学会和生活温柔和解。



甩掉了

朋友们来找我玩，一辆车坐不下，我打算另拦一辆车在前面带路，并一再叮嘱朋友跟紧了，以免迷路。

我拦了一辆出租车，对司机说：“师傅，后面有人跟着我们！”

师傅冲我点了点头，一脚油门飞驰而出，绕了几条街，待我缓过神来，他高兴地对我说：“已经甩掉了……”

卖掉了

逛商场，看到一家时装店的衣服很漂亮，就把外套脱下交给营业员，开始各种试穿。

试衣结束后我问营业员：“我的外套呢？”

她找了一会儿，回想后说：“刚才客人太多，不小心被我卖了……”

请作者与本报联系，以便奉寄稿酬。